

赴一场春天的山野浪漫

王超（济宁高新区）

春分一过，风便软了许多，携着花香漫过田垄，青青麦苗铺成无垠碧浪，山野间野花次第绽放，天地间便漾开了层层叠叠的生机。总念着春日该有一场奔赴，不必远赴名山大川，只需贴近山野本真，于是带着老伴、孙子孙女，驱车驶向邹城市城前镇老家的青山绿水，赴一场藏于世间许久的春日山野之约。

从济宁启程不过一个多小时行程，便撞进了邹东山区里的一片世外桃源。千亩“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静卧乡野，距老家城前镇下石河村不过两公里，有着既现代又浑然天成的美丽景致，令我们惊叹不已。溪流潺潺绕林间，瀑布轻扬落青石，茵茵绿草似绒毯铺满山坡，错落的房车营地藏在绿林深处，一踏入，便有宾至如归的温馨扑面而来。祖孙四人围坐在草地上，阳光暖暖地照着我们，春风拂面，看山林叠翠，听风过林梢，闲话家常的笑语随风漫过山野，没有尘世喧嚣，唯有阖家相伴的柔软，融在家乡的春风里。

包被上的光阴

张玉岗（济宁高新区）

台风过境，阴雨连绵，老屋漏雨了。天气转晴后，我陪母亲回老家。

西屋漏得最严重，泡湿了一个木箱，半张床。木箱是母亲的嫁妆。箱子里擦着两匹粗布，几双黑布鞋，以及一卷卷的零碎布片。布已经发霉，腐味儿很重。母亲那一代人过得很节俭。裁裁剪裁免不了有碎布余下，她便积攒下来，做补丁，或者打襦裙。

我是在一沓布卷下面发现它的，那方暗红色的提花细布。这方布是我幼时包被的被面。被面上的牡丹花图案我记得，读小学时我的一次美术作业就是照着它描的，而且还得了优。那是我第一次得“优”。被面原本是大红色的，然而许多年过去，颜色已经变得晦暗，像极了生命，从青年踱进垂垂暮年。

大约在六岁时，我翻箱倒柜找糖吃，无意中翻出了这张小被子。被子很柔软，被面也好看，躺在上面很喧腾。我爱不释手，睡觉时便常常把它铺在身下。庄户人家，床是很简单的。一个木架，三五条床梁，铺一张高粱杆儿编成的秫秸席，就是一张床。再铺一床褥子，就可睡人，可是秫秸席很硬，我常常被

霜降刚过，周末的阳光把院子晒得暖融融。我蹲在地瓜地里，用小铲子轻轻刨开松软的泥土，橙红色的地瓜便一个个被扒拉出来，沾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玉米和小麦是稀罕物，地瓜才是餐桌上的主角。春末的田埂还带着冻土的微寒，母亲翻出在地窖里睡了一冬、捂得发软的地瓜干，把它们摆进阳光充足的大炕炕上，盖上一层薄薄的沙土，罩上塑料布，少浇些温水，像呵护婴儿般盼着出苗。不出半月，嫩芽便钻了出来。我点头用手指着，数着芽尖，母亲却用剪刀将地瓜秧剪成半尺长的段。她的手沾着泥，指甲缝里嵌着新翻的黄土，在阳光下亮得像撒了层金粉。我跟着母亲到小麦收割后的地里栽麦茬地瓜。她用锄头在垄上划出浅沟，我负责将地瓜秧斜插进土里，露三两片叶子在风中无力地摇晃。刚插下的秧子蔫头耷脑，可一场夜雨过后，再去看时，个个齐刷刷地昂起头，绿得发亮。

夏天最忙的是翻地瓜秧，母亲说：“地瓜秧须根扎太多会抢养分，要赶在地瓜秧扎根前把它们翻起来，不然养分被抢，地瓜就难以长大。”我们便扯着地瓜秧往一个方向捋，顺着带着拔草。这个季节地瓜

包被上的光阴

王超（济宁高新区）

久居闹市，心总被喧嚣裹挟，而这片以越野为魂的山野，却赠予我们一种全然鲜活的诗意。露营、溯溪、栖居自然，每一种体验都挣脱了城市的高楼林立，让身心彻底沉醉在了大自然的怀抱中。

而最动人心的，是那条九公里的AORX认证丛林赛道，亚洲之最、世界闻名，依天然地貌而建，与两万余棵百年栗树共生。整个赛道，虽曲折蜿蜒，地形复杂多变，但均不见一点刻意雕琢，只保留原汁原味的山野本真。一个个炮弹坑错落有致，浑然天成，巨大的山石巍然仁立，忽上忽下的山坡，或陡峭直拔，或上缓下陡，每一处设计都充满了惊险刺激。

由于生态环境好，山间林幽寂静，山鸡野兔倏忽掠过，天地间满是灵动与野性，引得孩子们惊呼不已，连风都带着大自然原始的气息。

乘福特烈马地跨赛道，引擎的轰鸣声划破山野的静谧，惊扰得一群喜鹊从窝里嘎嘎叫着扑棱棱地直向高空飞去。温婉的驾车姑娘小虞车技沉

包被上的光阴

稳，带我们穿行于山野之间。起初山路平缓，行至山腰处便颠簸起伏，长辈掌心微汗，心怀忐忑，孩童却满眼无畏。小孙女褪去往日胆怯，静望窗外好奇满盈；小孙儿依偎身侧，紧张中藏着小小男子汉的勇敢。陡坡攀爬、巨石临巅，每一次起伏都牵动心弦，而小虞的一句“别怕，有我在”，便抚平了我们的所有不安。登顶之时，俯瞰邹东大地春意盎然，红色老区与新时代相拥，明媚风光尽收眼底，手机拍照定格的不仅是惊险瞬间，更是两代人共同探险的刺激与交融的温情。

短短半个多小时的驰骋，是速度与山野的邂逅，更是亲情与时光的相拥。长辈的牵挂、孩童的朝气，在山间相融凝聚，成为我们心中珍贵的印记。

夜幕垂落，星河倾泻，营地灯火与繁星相映，观星台上洒满月光的清辉。挤在小巧的房车里，我们老少四人，并肩仰卧，透过房车顶部的天窗，数着一颗颗星星。天幕清澈，没有一丝尘埃，漫天星河虽遥远但澄澈明亮，城市里难寻的静谧在此

刻触手可及。尘世的喧嚣被青山隔绝，唯有一声声山鸡的鸣叫，让这家乡的春夜更添清静。山野温柔、祖孙相依的暖意，漫遍了心间。

春日的欢愉，亦藏在舌尖享受的烟火里。营地餐厅中，焦香卷饼、醇厚牛排、地道的家乡煎饼配羊汤，中外风味相融。溯溪咖啡区醇香四溢，居高临下，凭栏远眺，山下小河溪流潺潺，一辆辆越野车冲上山巅。车在山间坡地急速漂移，搅起一阵阵黄土尘埃，似一波波黄河巨浪在山川间翻滚而下。在这里，我们品人间烟火，既有撼人心魄的惊险刺激，又有小桥流水的轻柔静谧。这种强烈的反差，将山野赋予我们的内心松弛感迅速拉满，涤荡了一周来在城里劳心费神的一身疲惫，只剩祖孙相伴的那份轻松惬意的安然。

归途中，夕阳染窗，春风依旧温柔。回望家乡的这片山野，速度与温柔共生，野性与宁静相融。这场春日之行，有赛道探险的惊欢，有仰望星河的静谧，有舌尖味蕾的欢愉，更有家人相伴的温暖。

泥土，拉我回去。回到家，父亲说起刚才上坟的情形，引得母亲咯咯地笑，妹妹也笑，只有我坐在门槛上不作声。母亲去擀饺子皮了，妹妹学着包饺子，父亲在屋外搂柴禾，没人理我会。饺子皮擀好了，母亲搓搓手上的面，走进里屋，然后是柜子门开合的声响，等她从里屋出来时，一手拎着一双新棉鞋。她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冲我笑了一下，露出几颗已被龋成黄豆一般的牙齿。我鼻子猛一酸，又哭了。

入秋的时候棉鞋就做好了，妹妹说的，而且不让我知道。在母亲看来，我穿鞋简直就是在吃鞋。一双新鞋，腊八节穿上脚，肯定撑不到小年，鞋面就破了。这让母亲很头疼。知子莫若母，她要治我一下，不然，不知衣食来之不易，惯出来坏毛病再作矫正怕是难了。现在，棉鞋已经不知去向，而包被的被面却被母亲留了下来。她是留作打襦裙用的。这些布片虽然被保存了下来，可日子一久，也都被忘却了，直到大雨洒了老屋，它们才重见天日，只是不料，它再次映入眼帘，已是三十年过去。布片上暗换了的神色，一如母亲老去的容颜。

除夕来临前，我跟着父亲去上坟。冥纸香烟焚烧起来，我学着父亲的模样，给先祖磕头。越是磕头，心里越沉，最后那一跪，我竟然鼻子一酸，哇哇大哭了起来。父亲起先以为我只是做做样子，不料见我一直跪地大哭不止，才一把把我薅起来，拍拍

脑袋，拉我回去。回到家，父亲说起刚才上坟的情形，引得母亲咯咯地笑，妹妹也笑，只有我坐在门槛上不作声。母亲去擀饺子皮了，妹妹学着包饺子，父亲在屋外搂柴禾，没人理我会。饺子皮擀好了，母亲搓搓手上的面，走进里屋，然后是柜子门开合的声响，等她从里屋出来时，一手拎着一双新棉鞋。她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冲我笑了一下，露出几颗已被龋成黄豆一般的牙齿。我鼻子猛一酸，又哭了。

入秋的时候棉鞋就做好了，妹妹说的，而且不让我知道。在母亲看来，我穿鞋简直就是在吃鞋。一双新鞋，腊八节穿上脚，肯定撑不到小年，鞋面就破了。这让母亲很头疼。知子莫若母，她要治我一下，不然，不知衣食来之不易，惯出来坏毛病再作矫正怕是难了。现在，棉鞋已经不知去向，而包被的被面却被母亲留了下来。她是留作打襦裙用的。这些布片虽然被保存了下来，可日子一久，也都被忘却了，直到大雨洒了老屋，它们才重见天日，只是不料，它再次映入眼帘，已是三十年过去。布片上暗换了的神色，一如母亲老去的容颜。

后窑沿的地瓜蹭着她的裤腿。夜里的煤油灯总伴随着切瓜干的沙沙声，母亲负责切，并把瓜干收进筐里，我遛瓜、捡碎块，直到眼皮打架难以支撑才肯休息。第二天不等天亮，屋顶上就洒满了瓜干，白花花一片。最怕突然来雨，干农活的家人急急忙忙往家跑，没晒干的地瓜干捂出绿毛，只能淘洗干净喂猪。

那时的地瓜吃法单调却难以忘怀。早晨是地瓜粥，中午是地瓜干，晚上煮地瓜块、喝地瓜叶鸡蛋汤。单吃地瓜烧心时，就着咸菜也勉强下咽，有时把地瓜捏扁了吃，用筷子扎着转着吃，变着法儿哄自己咽下去填饱肚子。

如今烤地瓜成了街头的小吃，四五元一斤的价格，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可我总是觉得，烤箱里的地瓜少了灶膛的烟火气，少了和小伙伴们满脸黑灰的大笑，少了房顶上晒瓜干的风声，少了煤油灯下的切瓜声，少了母亲扁担上的重量。那些埋在泥土里的时光，原来早已和地瓜一起，在记忆深处结出了甜甜的果。今年回老家收的地瓜，我挑了几个圆胖的埋进煤炉灰里。傍晚剥开焦黑的皮，金黄的瓤冒着热气，咬一口，甜滋滋的味道里全是回不去的旧时光。

踏青

胡令宇（汶上）

我换上轻薄的单衣脚步从容走进春天的风里

小河叮咚奏出欢快的乐曲田野湿润大口呼吸清新的空气

小草揉着惺忪的睡眠嚷嚷着，要在春雨里沐浴更衣杨柳解散了秀发对着河水扭动婀娜的身姿

桃花的笑靥掩饰不住粉红的娇羞杏花身着洁白的纱裙在枝头舞蹈

各色风筝摇头摆尾想把身躯挺进云霄悠悠淡淡的云儿伸出纤手

一把拉进自己的怀抱线的那头系着儿童银铃般的欢笑

泥土，拉我回去。回到家，父亲说起刚才上坟的情形，引得母亲咯咯地笑，妹妹也笑，只有我坐在门槛上不作声。母亲去擀饺子皮了，妹妹学着包饺子，父亲在屋外搂柴禾，没人理我会。饺子皮擀好了，母亲搓搓手上的面，走进里屋，然后是柜子门开合的声响，等她从里屋出来时，一手拎着一双新棉鞋。她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冲我笑了一下，露出几颗已被龋成黄豆一般的牙齿。我鼻子猛一酸，又哭了。

入秋的时候棉鞋就做好了，妹妹说的，而且不让我知道。在母亲看来，我穿鞋简直就是在吃鞋。一双新鞋，腊八节穿上脚，肯定撑不到小年，鞋面就破了。这让母亲很头疼。知子莫若母，她要治我一下，不然，不知衣食来之不易，惯出来坏毛病再作矫正怕是难了。

现在，棉鞋已经不知去向，而包被的被面却被母亲留了下来。她是留作打襦裙用的。这些布片虽然被保存了下来，可日子一久，也都被忘却了，直到大雨洒了老屋，它们才重见天日，只是不料，它再次映入眼帘，已是三十年过去。布片上暗换了的神色，一如母亲老去的容颜。

奶奶的枕头边藏着我偷钱的手指收音机里的老戏唧唧呀呀爬上斑驳的墙垣她眯眼笑着让一个秘密在蒲扇摇落的蝉声里化成了糖块的甜

老椿树下，呼唤还在生长红泥炉火，烤着红薯的香鞭炮的红屑落在肩头

压岁钱映着她蹒跚的脚尖看我们跑向结冰的河滩

针脚密密地走着在鞋底绣出生命的暖灶火映红父辈的脸香辣鲤鱼，地锅羊肉豆芽与骨头的咕嘟声煮沸了小院的夜晚

奶奶哼着戏文把平安——一针一针缝进时间

多年后，我还在惦念那匆匆一现的露珠

踏青

胡令宇（汶上）

我换上轻薄的单衣脚步从容走进春天的风里

小河叮咚奏出欢快的乐曲田野湿润大口呼吸清新的空气

小草揉着惺忪的睡眠嚷嚷着，要在春雨里沐浴更衣杨柳解散了秀发对着河水扭动婀娜的身姿

桃花的笑靥掩饰不住粉红的娇羞杏花身着洁白的纱裙在枝头舞蹈

各色风筝摇头摆尾想把身躯挺进云霄悠悠淡淡的云儿伸出纤手

一把拉进自己的怀抱线的那头系着儿童银铃般的欢笑

樱花(外四首)

张艳果（汶上）

柔风轻拂吻渔皇，漫野樱开叠彩霞。粉海微澜摇倩影，芳姿绰约醉春光。落樱似雪相送远，待得樱红约君游。

春分

湖畔柳丝轻漫舞，燕雀枝桠鸣翠绿。牵牛田间默耕耘，村童坡上放纸鸢。杏花疏影窃私语，已是夕阳醉渔乡。

湖畔

湖畔聚知音，珍馐溢清香。纵酒入豪情，旧事皆过往。白鹤舞秀影，飞鸟戏沧浪。

观约

喜燕线上歌，柳枝倒映湖。人约湖水边，影在水中拥。鹅扑水花溅，再看影无踪。

巾帽

春暖花开时，巾帽佳节至。娇娥不等闲，柔怀容天下。琴棋书画精，纤手烹美味。人间烟火气，女君风采耀。

行香子·咏护驾山牡丹

马本涛（邹城）

露沁霞腮，风剪云裳。向青峦、尽展秾芳。千枝堆锦，万萼含光。醉莺儿啼，蝶儿舞，鹤儿忙。

不争春序，偏宜夏首。四顾茫然找不到航道时及时指点心灵的迷津老朋友似钟表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友谊只增不减老朋友似旧毛衣不用多华丽，天冷时裹紧全是踏实的温暖老朋友似老树根风大雨大，身后有他

山花子·寻春

张义凤（梁山）

草绿山青遍岭中，清波碧水韵情浓。雀鸟应知红尘语，唤青葱。

万里长天空自远，千峦美景与谁同？浅笑何如裁好韵，赋春容。

我和风有情一夜间她吹开了我满院的桃花当然也把花香吹进我的窗口

我和风有缘一瞬间她吹开了我的笑脸当然也让我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走向青山绿水把这个美丽世界拥入怀

不必说金黄不必说漫山遍野当你真正站在那片花海前所有的比喻都黯然失色

三月末的风还有些凉它们就那样挤着挤着开——一朵挨一朵一坡接一坡

开到让阳光都有了重量开到让整个南山变成一块巨大的正在燃烧的原野

我们衣襟沾满了花粉那粉末太轻了轻得像是春天不小心抖落的叹息

油菜花只是静静地开着把整座山的荒芜一寸寸染成粮食的颜色

我和风有情一夜间她吹开了我满院的桃花当然也把花香吹进我的窗口

我和风有缘一瞬间她吹开了我的笑脸当然也让我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走向青山绿水把这个美丽世界拥入怀